

## 蘇聯的軍事改革

尹慶耀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對於蘇聯的軍事改革或軍事方面的重建，容或還有若干不同的看法。但日本平成二年（一九九〇）版的防衛白皮書，依然敘述了蘇聯遠東軍力實態，却刪除了以往「潛在的威脅」字樣。九月廿五日美國國防部發表的一九九〇年版蘇聯軍力序文也說：「蘇聯軍力強大，以美國及其盟國為攻擊目標，但蘇聯的威脅並不明確」。

本文也將從這樣的角度，來分析蘇聯的軍事改革。

蘇聯的軍事改革是個大題目，很難弄得條理清晰而又重點分明。且讓我們先從背景和需要講起。談蘇聯軍事，首先應該瞭解的是共產黨的戰爭觀。共產黨認為戰爭是歷史的範疇，它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將與這個社會同終始。因此，列寧說：

只要社會還分成階級，只要人剝削人的現象還存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滅剝削，我們脫離不了戰爭。①  
戰爭既是因人剝削人的現象而起，於是一九三八年聯共（布）黨史上，就把戰爭區分為兩種。

一是正義的，非掠奪性的，解放的戰爭……。  
一是非正義性，掠奪性的戰爭……。  
共產黨自以為所遂行或支持的是前一種戰爭。

當年列寧研究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的戰爭論時，強調下述的心得：

註① 列寧全集，第八卷（北平：人民出版社），五三頁。

戰爭是全體中的一部分，而這個部分就是政策……。政策是主體，而戰爭則僅為工具，二者決不可本末倒置。所以，軍事觀點必須使其臣服於政治觀點之下……。戰爭為政策使用其他手段（即強迫手段）之延續。<sup>②</sup>此乃戰爭是政治的延續的觀念之由來。多年來，在上述觀念下，蘇聯的軍事與政治、平時與戰時委實沒有明顯的分界。或者說，蘇聯的軍事戰略、外交政策和革命策略，常常會渾然一體。這使它得到很多便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單從蘇聯軍事思想來講，因受歷史和地理因素的影響，有其一些特異的傾向。

蘇聯領土橫跨歐亞二洲，但歐俄正面、亞俄南面，地勢平坦，缺少天然要塞，易攻難守。十三世紀蒙古人席捲過俄國大陸，十九世紀拿破崙攻陷莫斯科，二十世紀納粹德國進攻蘇聯，兩千萬蘇聯人民喪失了生命。這使得俄國人對國家安全具有神經質的敏感。因此，百分之百的安全，不能令俄人滿足，其領導階層追求的是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的安全保障。

馬克思老早說過：「所謂泛斯拉夫主義，從尼古拉皇帝到巴枯寧」，都不過是「將俄羅斯的歐洲邊境，向西向南推移，此外別無其他目的」。這話是對的，只是「推移」不限於歐洲。這樣就使得安全與侵略不易劃分。過去俄國找尋溫水港及收集領土，<sup>③</sup>第二次大戰後，將邊界向西推移並將東歐納入勢力範圍，七十年代末進軍阿富汗，都可以說是建立緩衝地帶或安全邊境，可是那又與侵略有什麼分別？實際上，它又會埋下不安的種子。

由於地形上無險可守，就在軍隊和武器等方面追求數量優勢，而且愈往後愈如此。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蘇聯實行「一國社會主義」，反過來說，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有蘇聯一國。於是，蘇聯的軍事目標或戰爭目的，是「決心全力捍衛屬於蘇聯人民的領土，確保蘇維埃政權支配下的社會主義祖國的獨立與完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所謂社會主義陣營成立，蘇聯並在第三世界伸張勢力。蘇聯該負起的政治任務，就擴大為：

保證蘇聯共產主義建設之國際有利條件，保衛蘇聯之國家利益，鞏固世界社會主義地位，支持各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與社會進步之鬥爭。

一九七七年頒布施行的蘇聯第四部憲法，把這列入第四章對外政策中（第廿八條）。相應的，蘇聯武裝力量，除保衛祖國的國家任務外，還有保衛社會主義陣營及支持民族解放戰爭的國際任務。所以，追求數量優勢就成為必需了。可是，這就大大加重了蘇聯的財政、經濟負擔。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一段美國獨佔核武器時期。墨魯曉夫想急急起直追，一方面聲言裁軍一二〇萬（並未認真執行）

註②

轉自 Capt. Paul R. Schratz - 「南海上的紅星」(Red Star Over The Southern Sea)。原載美國海軍月刊(一九七四年)，六月號。

註③

大彼得曾被稱為土地蒐集者。

蘇聯的軍事改革

，並抑制傳統武力（器）的發展，要把水面艦艇送往歷史博物館，指稱航空母艦是鐵製的棺材；另一方面則大力發展核武器。布里茲涅夫則全面發展傳統與尖端武器，採取攻擊態勢。並利用美國在越戰挫折後卡特總統忽視增強軍備的機會，大力發展蘇聯自己的軍事力量，使其直逼美國。當然，其軍事費用也就高得驚人。

## 一一

尼克森在其所著真正的戰爭一書中說，莫斯科為使美國及其盟國屈服，將進攻

那些薄弱的、不穩定的地區，如非洲、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企圖以較小的代價來謀取戰略上的好處，並進一步使自己處於能够控制世界資源和生命線的地位。<sup>④</sup>

這種說法是有根據的。布里茲涅夫利用越戰後美國聲望地位低落的機會，在世界各地，特別是非洲沿岸、印度洋、東南亞，構建了長距離海空戰力的軍事據點。

蘇聯利用被中共稱為套在第三世界頸子上的「絞索」——友好合作條約，作為達到擴張勢力的手段。從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秘密訪平並宣布尼克森將往訪中國大陸的消息後，蘇聯先後與印度（一九七一·八·九）、伊拉克（一九七二·四·九）、索馬利亞（一九七四·七·一一）、有柏柏拉港 Berbera 可用，一九七七·一一·一三由索馬利亞廢止）、安哥拉（一九七六·一〇·八，有羅安達港 Luanda）、莫三鼻給（一九七七·三·三二，除莫三鼻給海峽 Mozambique chan 形勢險要外，蘇聯協助擴建那卡拉港 Nacala 為現代化港，並在貝伊拉港 Beira 建設空軍基地）、越南（一九七八·一一·三，有蜆港 Ne-Nang、金蘭灣 Cam Ranh Bay 及東浦寨的金磅遜港 Kompong Som）、衣索匹亞（一九七八·一一·二〇，有馬薩華港 Massawa）、阿富汗（一九七八·一一·五）、南葉門（一九七九·一〇·二五，有亞丁港 Aden）、敘利亞（一九八〇·一〇·八）、剛果（一九八一·五·一三）等簽有是項條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與北韓簽訂議定書，後者允將其羅津港（Naen）供蘇聯作軍事使用。這樣，蘇聯就在亞非沿海重要港口部署了戰略棋子。

尼克森擔心西方會不戰而敗，就當時來說，是頗有道理的。然而，蘇聯的這些作為，不論其目的是為了和美國爭霸，是沙俄擴張政治的繼續，還是世界革命的推行，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註④ 轉自「新華社」（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八日）電。

首先，蘇聯須要支付龐大的經費，來支持這樣的作法。一九六二年為要求卡斯楚允許撤退蘇聯飛機以結束加勒比海危機，克里姆林宮答應每年給予古巴三億美元的援助。一九七〇年代要古巴派兵到安哥拉打代理戰爭，援助金額增至每天八〇〇萬至一、二〇〇萬美元。過去也以大量金錢支援越南。

一九九〇年三月號的經濟與生活雜誌，刊載了一篇題為「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文章，指出蘇聯對親蘇國家援助的整個問題被其神秘性和複雜性變得朦朧。除了直接援助外，蘇聯習慣了以支付高價錢來購買貨物，買古巴的糖就多付了七至九倍的價錢，買越南的三合土也付出了極高的價格。蘇聯又以遠低於市場的價格出售貨物，向古巴出售石油就是如此。另一種方式是提供實質上不收費的服務，例如蘇聯調配三百艘船來運送古巴的貨物，好讓古巴以騰出來的自己的船進行營利性的合約。還有一種方式是以不可思議的條件提供信貸，例如容許蒙古在二百年內償還一個家禽飼養場的資金。<sup>⑤</sup>

過去，蘇聯對其他共黨國家的不等價貿易是賤買貴賣，漸漸地有些却演變成上述變相援助式的不等價貿易。蘇聯不僅與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貿易時失利，與波蘭、捷克和東德的貿易也是如此。若干經濟學家和人民，認為這是蘇聯官僚們的過失。他們「在國內外都犧牲了國家的利益，就是為了那些高調的口號」。於是「誰人得益」這個問題開始在蘇聯國內流佈開來。<sup>⑥</sup>

貿易與政治不分，援助與商業不分，也是蘇聯經濟自一九七五年就開始停滯的原因之一。一九七九年侵略阿富汗，年需直接戰費約五〇億盧布，更加深了此一危機。

侵阿使蘇聯外交陷入孤立，更重要的是驚醒了美國，使得雷根總統乘機發展軍備，恢復了美國的信心與國際地位。蘇聯軍方不滿未獲知會即由少數人決定對外用武，很多軍人不同意依階級觀點把世界分成敵我兩個陣營而尋求軍事解決。他們漸漸表示不贊成出兵支援外國革命或使用正規軍平息國內的民族紛爭。

時代在變，觀念在變，變的並不止戈巴契夫一人。

### 三

黑魯曉夫時期，蘇聯認為全面核戰將使交戰雙方同時毀滅，必須避免。局部戰爭是星星之火，為防其釀成燎原之勢，也

註⑤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七日，第四版。原註摘譯自國際先鋒論壇報。

註⑥ 同註⑤。

不可輕易嘗試。只有第三世界的解放戰爭可以支持。布里茲涅夫全面發展各式武器後，就希望能在核大戰和常規戰中取勝。可是，蘇聯軍方認為侵阿招致西方技術封鎖，已使蘇聯武器落後。而雷根總統於一九八三年提出的戰略防衛構想（SDI，星戰計畫），將使攻擊性戰略核武無力化。而且，如果這計畫將使軍備競賽向高空發展，就需要高科技和雄厚的經濟力，那不是經濟停滯和科技落後的蘇聯所能負擔的。

戈巴契夫在審視國內外情勢後提出的「新思維」中，就確認戰爭不再是政治的繼續，因為在核戰中不可能有勝利者。換句話說，核戰爭不可能達到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目的。這些涉及共黨戰爭觀的改變，是會有重大意義及影響的。不過，戈巴契夫觀念改變的歷程，也是經過量變、漸變而來的。

這並不是說戈巴契夫已不注重安全保障，而是說他的安全保障觀念和作法已有改變。日本防衛研究所二部二室長宮內邦子在「戈巴契夫政權的新軍事政策」一文中，分期敘述了戈氏安全保障觀念演變的經過，茲略加調整摘要介紹如下：

(一)一九八五年三至四月，主張報復性抑止（遏阻）與戰略均衡。同年三月蘇共中央臨時全會中，戈巴契夫強調要將防衛能力維持在下列這樣一個水準上，即使潛在的侵略者明確地知道，侵害蘇聯人民的和平生活，會遭到毀滅性的報復攻擊。同時聲稱蘇聯「不追求單方面的優勢」。在四月中央全會中，戈指稱戰略均衡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歷史成果，同時強調那是維持和平與抑制侵略野心的必要因素。

(二)一九八五年十月，主張安全保障的非軍事化，批判遏阻論。戈巴契夫就任總書記後第一次出國訪問是到法國。一九八五年十月他在法國議會演說，一方面強調「歐洲的安全不是依靠軍事手段和軍事力量就可以確保的」。一方面又說：「現今是依靠報復的恐怖來遏阻戰爭和軍事力量的行使，然而僅僅在恐怖的基礎上是不起恆久和平的」。這是對恐怖的均衡之否定，和前此強調毀滅性的報復打擊迥然不同。不過，這時他還沒有提出什麼代替方案，而只是反覆申說和平共存、緊張緩和、裁軍、加強信賴、國際合作、不行使武力、設立非核地帶與走廊、不對非核國使用核武器等等。其實，一九八三年三月雷根總統提出戰略防衛構想並發表演說，就否定了依靠恐怖均衡遏阻戰爭的理論，戈巴契夫演說只是同意而未提出什麼方案。

(三)一九八六年一至八月，提出全廢核武及抑止核戰。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美蘇在日內瓦舉行高峰會議，對戰略防衛構想及中程核約（INF）未有任何成果，但共同聲明中提出：「核戰不可能獲勝，兩國就決不進行核戰取得合意」，強調「防止兩國間戰爭的重要性，不論其為核戰爭或常規戰爭」，「兩國不追求軍事的優勢」等等，是值得注意的。一九八六年戈巴契夫就提出全面廢止核武的構想。他的建議是最初的五至八年，將能到達對方領土的核軍備減半；其次的五至七年間，加入其他核保有國的核裁軍，就禁止攻擊用太空軍備達成多國合意，禁止非核軍備的開發；最後一九九五年至九九九年，全面廢絕所有



核武，使廿一世紀成爲無核世界。

自一九八三年雷根總統提出戰略防衛構想後，蘇聯就苦思對案。一九八四年三月，當時的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就把「基於對等安全的原則，一步一步削減核武器，進而全面廢止各種類的核武器」，說成是核保有國應該努力的原則之一。同年九月，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在聯合國演說時，曾予以介紹、闡說。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就任總理的演說中也已提及。不過，當時只把這作爲「理想的未來」。一九八六年一月戈巴契夫的建議，就使全面廢核成爲SDI的具體對案，也就成爲蘇聯的戰略了。同年二月戈氏回答法國人道報(L'Humanité 法共機關報)的訪問時說：

美國的安全構想，比什麼都重要的就是軍事技術，因而就需要發展新的超級武器來保障安全。蘇聯的構想是，由裁減軍備進而全面廢絕所有大量殺傷武器，保障所有國家的平等和安全。

杜布萊寧則在一九八六年第九期的共產黨人上發表論文指稱：

戰後四十年未曾爆發核戰，那絕非核武器的「嚇阻力」的貢獻……。那乃是蘇聯和其他和平各國的努力和大眾反戰運動的功勞。

八月十八日，戈巴契夫在電視演說中宣稱：「恐怖的均衡，已不成爲抑制戰爭的因素」。

(四)一九八五年十月至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的和平共存新論和平共存一詞創自列寧，一九五六年蘇共第廿次大會時黑魯曉夫再度提出，經一九六〇年代、七〇年代無何新鮮意味。一九八五年十月，戈巴契夫在法國議會中提出，今天的世界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爲了使人類文明得以延續，

我們要學習彼此共存和尊重相互利益那種困難技術，俾能共同生活在這個狹小的地球上。

他說：「我們把這稱爲和平共存」。他認爲「擴大意識形態相異的國家間的關係是特別重要的。」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戈巴契夫在美蘇經貿合作會議晚餐會上說：

想熱愛對方又作不到，我們就不能共同生活在同一個行星上。因此我們最重要的課題，……就是要我們自身具有可以互相配合的方法。

如果說，過去的和平共存是束縛西方的手脚，現在的和平共存則是互相配合。

一九八六年二月的黨大會中，戈氏更作了和平共存新概念的發言。他說：

歷史和社會的推移，越來越強烈要求全球範圍的各國和各國人民，助長建設性的、創造性的相互行動。……兩大體制的競爭、對抗和世界社會各國強烈的相互依存傾向交織組合中，有着現代發展之現實的辯證法。……一個相互依存、在很多點上全體一致的世界在形成中。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革命紀念日的演說中，戈巴契夫又強調要辨別「能不能和資本主義共同建構一個安全世界」。在此認識上提出：資本主義能否將最危險的發現以行動予以封殺？資本主義能由軍國主義走向自由嗎？資本主義能從新殖民主義自拔嗎？等三大問題。這顯示在如何認識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漸有改變。

(五)一九八六年二月至一九八七年二月，非軍事、相互和總括的安全保障 早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蘇聯美加研究所所長阿爾巴托夫訪問中共時，就曾經說：「軍事技術並不能保障安全，安全保障乃是政治問題」。前引一九八六年二月戈巴契夫答覆人道報時說：「在現代，沒有美國的安全，蘇聯的安全就無法達成。沒有北約各國的安全，華約各國的安全也無法達成」。又說：「核時代的政策，……應該在考慮到本國人民的安全、他國人民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的利益等現實的根據上建立」。被指為保守派的李加契夫，也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革命紀念日的演說中聲稱：「蘇聯不想犧牲他國，為自己尋求較大的安全，也不同意對方這樣做」。一九八七年二月在討論非核的演說中，戈巴契夫認為他和雷根總統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的高峰會議（一九八六年十月）並非失敗，而是為「步向無核世界的極大可能性，開啟了真實的契機」。那次會議中，美蘇「就核武器不能確實保障安全一事，雙方作了事實上的認知」。因此他在上述演說中，就暢論「犧牲他國安全來構建自己的安全，是不可能的事」。「抑核主義，……不是降低而是升高戰爭的可能性」。他大力鼓吹「世界非軍事化的必要」。

(六)一九八七年二月至十二月，理性的充分和防衛的軍事思想 戈巴契夫在演說中表示，蘇聯將「放棄核大國地位，準備將所有軍備都削減到理性的最低限度」。此次演說後約十日左右，他又在工會的大會上重提「理性的最低限度」，「理性的充分性」。同年九月，戈巴契夫又在真理報發表題為「安全世界的現實與保障」的論文中，就「充分性」作了下述說明，「戰略防衛」、「充分的軍事力」的概念，是足夠擊退可能的侵略，但實施攻擊行動則不充分，是那樣一種國家軍事力量構建的假定」。非核演說中，戈巴契夫已提出「軍事思想必須有嚴格的防衛性格」。此後更發展為將軍事設施由攻擊性改為防禦性。<sup>⑦</sup>

從以上種種看來，蘇聯安全觀念及軍事思想的演變，是有國內外的現實背景與需要，戈巴契夫雖具有銳敏的洞察力，但並非一切都由他開始。蘇聯的國際性、軍事性報導雜誌上也有不少有關的文章發表。以篇幅所限，不再引述。以下僅摘引國防部長雅佐夫的報告，略談蘇聯的軍事改革。

#### 四

註⑦

以上節引自宮內邦子，「戈巴契夫政權的新軍事政策」，國防（日本），一九八八年六月號，九五—一〇二頁。文中原註從略，詳請翻閱原文。

蘇聯軍事的「重建」，最重要的是軍費的削減和軍需工業轉為民生工業，那都是經濟「重建」所亟需的。國防部長雅佐夫曾就該部作成的草案，寫作「軍事改革」一文，於一九九〇年六月三日在《紅星報》上發表。

雅佐夫的論文，首先說明軍事改革，直接影響到內政、外交、經濟、社會、國民的士氣，責任重大。因此，這次改革無論用什麼方法，其進展不能損害到國家的防衛能力和軍隊的戰鬥準備。他說廣泛的社會階層曾參與討論，提出了不同的方案，都由國防部長指導的關於軍事改革統一概念開發委員會，最大限度地予以採納。

軍事改革的基本方向，在一九八五年蘇共中央四月全會就已實質決定。廿七大（一九八六）後不久，就決定發展新的防禦的軍事思想，一九八七年開始大幅實現。第十九次蘇共全國代表會議（一九八八），提出防衛及安全保障的新政策，以「重建」的戰略精神，通過有效率的途徑，改造防衛力的建設。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一九八九），宣稱國家將由政府高度統治，將來的軍事力量更向質的方面發展。於是，蘇聯最初的「防衛·國家安全保障委員會」，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內成立，並開始活動，刷新有關防衛的一切法制。關於軍事改革的構想，其一般原則與內容，可要約為三點：（一）（參酌裁軍對話的明確結果並預測對方的實際行動）制定與軍事預算、軍需工業、防禦的軍事思想和合理的充分性相應的人員與構造問題。（二）為達成國家防衛任務，有關數量、粗放的作法、部隊的戰鬥準備等，都實行質的集約。（三）軍務要全面徹底民主化，急速提高軍人的社會地位及生活水準。

雅佐夫在文章中指出，一九八九年度起，蘇聯就開始削減軍事預算。同年軍事預算減少八·二%，由七七三億盧布減為七〇九億盧布。一九九〇年末，軍事產業的生產減少一九·五%。更因蘇美中距離飛彈會談，蘇聯要消滅兩種飛彈並解散其有關部隊。又，關於蘇聯單獨裁軍五十萬人，已裁減二七萬人，撤銷兩個軍區司令部、兩個多兵種合成軍和二一個各兵種合成師，其他軍種、兵種的若干部隊、兵器和裝備，也有相當數量的削減。

雅佐夫文章強調組織、兵器等之質的刷新。他說，軍事改革的核心，就在從各種角度改編軍的組織。在防衛和安全保障領域，因應國家現代的政策和軍事改革的基本構想來予以推進。在質的刷新方面，主要有下列各點：

（一）軍事組織、兵員數量、兵器開發以及兵器、裝備、指揮系統的生產、購入方面，講求最適切化。

（二）防禦主義、戰略、戰術、軍的指揮調動程序的習得。

（三）戰鬥員準備和補充系統的現代化。

（四）軍內政治工作系統的改編。

（五）軍人社會保障系統效果性的提高和社會的全軍事關係組織的民主化。

雅佐夫言及的另一要點是兵員補充系統和社會保障。他說明蘇聯現行兵員補充是志願和徵兵的混合制。蘇軍的三種構成



要素將校、准尉和士官長，超過兵役期限而服勤者，就隨志願入隊，成爲現在的職業。其餘的依兵役法召集入伍的，在二至三年的期間，學習戰鬥的專門技術。他指出在改革的全體範圍內，關於軍事人員補充的現代化，正計畫實驗。第一，一九九二年起海軍兵役年限二年（現行三年制較其他兵種多一年——譯註）。第二，一九九一年起海軍將抽樣試行「契約勤務」，試驗如有成果，再推廣至其他軍種、兵種。「契約勤務」可使召集兵選擇，是當二年的義務兵，或是依據契約當有月薪的三年兵。後者最初的半年仍有學習軍事專門技術的義務，然契約兵有一五〇盧布以上的月薪（召集兵每月約五盧布，一般工人平均工資月約二〇〇盧布——譯註）。根據實驗經驗，導正兵員補充系統。

最近，蘇聯各地出現創設民族部隊或「共和國軍」的要求。雅佐夫指出，一九二〇年代、三〇年代、大祖國戰爭（德蘇戰爭）時代，有過這樣的組織，其代表民族的比率不超過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由於素質差，在新武器出現後就不再存在。他認爲這樣的軍事組織沒有達成國家防衛任務的能力，對它的再現持否定態度。

雅佐夫強調軍人的社會保障和社會上一切軍事關係機關係的民主化，乃當務之急。他指出在第十三個五年計畫期間，計畫爲現役軍人及其眷屬和國防部人員，建築總面積二、四〇〇萬平方公尺的住宅，其中的一、九〇〇萬平方公尺由國防部的軍事建設機關負責興建。此外，又爲預備役及退役軍人建築總面積五〇〇萬平方公尺的住宅。第十四個五年計畫期間，要建設國防部用總面積二、五〇〇萬平方公尺的住宅。

軍人的年金要提高一五—二〇%。同時，早期除役的軍人和眷屬以及身體殘障者和扶養人已死亡的人，其年金也將增加。

雅佐夫認爲大約十年功夫，蘇軍就可以改革爲民主社會主義的軍隊。他說在軍事改革和軍隊改編之際，要適應世界軍事、政治狀況，和國家的地緣條件所需的現實的防衛要求，客觀評估蘇聯的社會、經濟及科學、技術的能力，並學習過去的戰爭和祖國的傳統，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雅佐夫不忘記強調軍事力量之質的效果性、機動性、經濟性，今後仍將繼續改善和補充修正，使其軍事技術現代化。⑧

## 五

如前所述，戈巴契夫的「重建」，與裁軍密切相關。這以削減軍費和軍需產業轉爲民生工業爲兩大重點。

註⑧

以上雅佐夫論文，摘自松井茂日譯文，譯註亦然。世界週報（日本），一九九〇年七月廿四日號，六四—七三頁。

蘇聯軍事費用過高，加上支援第三世界革命、補助代理戰爭及意識形態性的援外，已使蘇聯經濟不勝負擔。且使其陷入國際孤立，阻礙外國資金及技術的引進。一九九〇年七月，西方先進國家在休士頓舉行高峰會議，美國仍以蘇聯軍費佔其國民總生產的兩成（應不止此數）、其經濟改革之將來不透明、蘇聯仍介入地區紛爭並大量援助古巴為由，對蘇聯的資金援助採消極態度。<sup>⑨</sup>因此，積極裁減軍費，不失為經濟改革的有利條件。

戈巴契夫上台後，就把改革國防工業體制、實現軍工生產轉向民需生產，作為經濟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他特別重視將軍工企業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轉移到民用經濟中去，加強軍民經濟的互融與互補。<sup>⑩</sup>

依照朝日新聞的報導，在蘇聯一千所的軍需工廠中，已有四百所在進行轉向民需。在製造防衛關係用品的一百家工廠中，有三十四家要在一九九二年以前，完全停止原有的生產。<sup>⑪</sup>

本來，一九八九年春各軍需工廠和研究設施，就減少了軍方的訂貨，準備轉向民需生產，以確保其經濟能力與勞動就業。轉向計畫原定同年末完成，但第一次案未曾通過，在無統一計畫的情況下，各軍需工廠只好自訂計畫。按照黨領導階層的原意，轉向應以急速提高國民生活水準為優先，特別重視糧食關係、消費財關係、醫療用品以及民用客機、民用船舶和計算機等等的生產。可是，軍事產業具有優秀的技術水準，原本重視高水準的製品，要生產消費品、醫療藥品、委實不對路。於是軍需產業內部響起批判之聲，認為將高技術製品輸出，換取外匯輸入消費財豈不更好？據說戈巴契夫也接受批判，承認過去的作法是一項錯誤。另外，蘇聯的軍需產業，是一種高度的特殊生產設備，勞動力亦復如是。轉向為民生工業，費時需錢，在機器設備、人員、管理等方面，都需要追加投資，在現今的財政赤字中，其實施頗有困難。而軍需產業轉向，也受保守派與改革派鬥爭的影響。<sup>⑫</sup>

軍需轉為民用，並不如想像的容易，且其新製品是否合用，前引朝日新聞報導中說，似乎多未經過實驗。軍事改革勢在必行，但已引起若干軍人的不安，且時有反對之聲。

平心而論，戈巴契夫把軍隊國家化、現代化，揚棄列寧的戰爭論，軍事戰略由攻擊性改為防禦性，以及節省軍費以挽救蘇聯經濟……，事實上都無可厚非。可是，軍事改革也像其他改革一樣，是無法保證其必然成功的。

註⑨ 日本經濟新聞（東京），一九九〇年七月十四日，第一面。

註⑩ 翟志海，「蘇聯改革與蘇聯軍方」，世界知識，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總一〇三二期，一二頁。

註⑪ 「向蘇聯再建的民需轉換，市場與意願相連」，朝日新聞（日本），一九九〇年十月八日，第九面。

註⑫ 尤里安·庫柏（Julian Cooper），「蘇聯的軍事改革走向何方」，世界（日本），一九九〇年十一月號，一七二—一七三頁。

至於戈巴契夫是否改變了俄國傳統的侵略性格，這裏不敢遽下結論。但至少，它當前的威脅性確已降低了。本文脫稿後，莫斯科傳出消息，戈巴契夫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最高蘇維埃演說，承諾改組軍方高層人事，提升部隊威信與品質，改善軍人及其眷屬的待遇。於是有人猜測雅佐夫可能去職。

另據蘇聯軍方報紙引述參謀總長莫依塞耶夫的話說，蘇聯軍隊計畫裁減兵員及武器，成爲一支效率較高的武力，並減輕國家負擔。這項裁軍計畫以十年時間，分三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蘇聯軍隊將在一九九四年前完全撤出捷克、匈牙利、外蒙古及德國，國防部隊亦將在此階段裁撤。

第二階段從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蘇聯將重新安排境內軍隊集結，重組中央指揮系統並重新劃分軍區。

第三階段期間，蘇聯軍方將致力在公元二千年前裁減半數的戰略性攻擊武器，並以精編縮減提高軍隊效率，兵員數目將從目前的四〇〇萬減爲三〇〇萬至三二〇萬之間，將有約一、三〇〇名將領、二二、〇〇〇名軍官及二五〇、〇〇〇名士官自軍中退職，解甲歸田。<sup>⑬</sup>

據稱這項計畫已送交蘇聯國會審議。由此可見，即使國防部長更迭，裁軍計畫仍將進行。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脫稿）

\*

\*

\*

註⑬ 聯合報（台北），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廿日，第十一版。